

聚變與裂變——龍巖城關閩南話的韻母演變*

陳筱琪

國立臺灣大學

龍巖城關話是閩南西片的代表方言，語音系統與廈漳泉等閩南核心區有所不同，閩客過渡為其最大特徵。龍巖城關話的韻母系統主要呈現「聚變」(equilibrium)特徵，閩客方言在此接觸後，相異的語音系統彼此互動，逐漸形成穩定的平衡。龍巖城關話也有「裂變」(punctuation)特質，顯示出與其他閩語的深刻聯繫，只出現在舌根聲母後的-ia、-iuā相當特殊，是閩語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材料。龍巖城關話的韻母演變說明此地雖面臨閩西客語的強烈衝擊，但來自閩語內部的特點仍然牽制了語音演變的方向與方式。

關鍵詞：聚變、裂變、比較法、閩客接觸

1. 前言

龍巖市(新羅區)是福建西南山區的文化、經濟要樞，境內有閩南、客家兩大方言。龍巖市(新羅區)通行龍巖閩南話，龍巖閩南話四週被連城、上杭、永定、武平等閩西客語包圍，過渡性質鮮明，因此，龍巖閩南話被劃分入閩南西片，與漳平閩南話同屬閩南西片方言區。(侯精一 2002: 225)

整體而言，龍巖閩南話是閩客語言接觸後的產物，基於社會交際需要，龍巖許多居民同時能說閩南、客家幾種不同的口音，語言接觸的涵義是指一個語言社區中，具有相當數量的雙語人口，只有在社會中有大量的雙語或多語人口存在，我們才稱之為語言接觸。(Crowley 1997) 大量雙方言者的存在正是龍巖閩南話與典型的廈漳泉閩南話有許多語音差異的導因。

龍巖閩南話的音系「基底」是漳州話，與廈門、泉州的音系間架不大相同，可視之為「變種」的漳州話。例如閩南話宕開一「長」與山臻宕合口「飯」、「轉」、「光」等字的白讀，廈門、泉州合流為一類，讀成音節鼻音韻母-ŋ，漳州話則分兩類，宕開一讀-ŋ韻

*文章初稿於2010年「第八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會中承李如龍教授、吳瑞文教授及秋谷裕幸教授惠賜卓見，兩位匿名審查委員亦提供諸多寶貴意見，令文章可修改的更完善。英文摘要由臺灣大學語言所林昱志同學幫忙潤飾，特此感謝。

母，山臻宕合口讀-*ũ*韻母。龍巖閩南話也分爲-*ŋ*、-*ũ*兩韻，與漳音架構相同，但-*ũ*類的舌尖聲母字變爲-*i*。(Branner 1999: 53-62) 漳州與龍巖有深刻的歷史淵源，唐大歷十二年（公元 777）至清初的一千兩百年，龍巖皆由漳州府管轄，故龍巖長期通行閩南話，並深受漳州音影響。(郭啓熹 1996: 2-3) 因此今日龍巖閩南話具漳州音格局卻不同於漳州，屬閩南話卻雜染客家色彩。

龍巖閩南話的音系特色可分爲「閩客接觸後的演變」與「閩語的歷史繼承」兩類。迪克森(Dixon 1997)提出語言的演變模式有「聚變」(equilibrium)與「裂變」(punctuation)兩種模式。¹經過「聚變」時期，多種語言或方言因匯集在同一個地區時，彼此互相接觸，不同的語言特徵聚合互動與影響，經過一段很長的時期，最後將達到一種穩定平衡的狀態，逐漸形成區域特徵，並成爲後世的共同原型。(朱曉農 2008: 223)「裂變」則指譜系樹理論代表的語言分化方式，以語言體系的擴展與分裂爲特點，經過「裂變」時期，原始語之下將發展出與之有所分歧的一系列子孫語言。²龍巖閩南話第一類特點「閩客接觸後的演變」是閩西地區閩客方言「聚變」後形成的特色，音變原因與語言接觸有關。而第二類特點「閩語的歷史繼承」則是來自閩語內部的音系演變，屬於「裂變」，其語音所反映的時代意義有「後起」也有「存古」。這一類特色可見龍巖閩南話與其他閩語的內在關聯，也顯示分裂自共同母語後，子孫語言便開始經歷各自的語言歷程。

龍巖閩南話已有不少學者關注，郭啓熹(1996)《龍巖方言研究》記錄龍巖城關閩南話的共時音系，並提出方言基本特點及與客語相關的音韻現象等觀察。Branner(1999)〈The Classification of longyan〉以龍巖西陂方言爲材料，做閩方言的內部比較，認爲龍巖閩南話滋絲音(sibilant initials)與陽去調的表現介於閩東與閩南之間，可把龍巖話另立爲「北部閩南」。在目前已有的研究基礎上，龍巖閩南話還有豐富的語言現象待合理解釋，其中又以韻母系統的變化最複雜，唯有嚴格執行「比較法」，才能瞭解龍巖的語言演變。比較法的操作核心是「兩兩對比」，(張光宇 2010) 我們以廈門、漳州、泉州等核心閩南爲基礎，對照目前語料較完整的漳平永福、漳平溪南及有部份語料的龍巖西陂、龍巖適中等閩南西片方言，執行比較法，觀察龍巖閩南音系的韻母特色與演變問題。龍巖閩南話的語料以郭啓熹(1996)龍巖城關話爲主，並在相關地方輔以 Branner(1999)龍巖西陂話的語料。

¹ 「聚變」與「裂變」取自朱曉農(2008)的翻譯。

² Dixon 原文爲：I suggest that, during a period of equilibrium, linguistic features tend to diffuse across the languages of a given area so that—over a very long period—they converge on a common prototype. Then, during a period of punctuation—characterised by expansion and split—a series of new languages will develop, diverging from a common proto-language. (Dixon 1997: 4)

在進行龍巖閩南方言的韻母討論之前，須先釐清閩語性質與比較法的意義。閩語的複雜起源於兩個因素，其一為歷史發展因素，語言接觸的歷史語言學經驗可知口語中有兩層語言成分起於雙語人口的語言交融或干擾，從閩語的移民歷史來說，這樣的雙語現象應發生在西晉末永嘉之亂以後的東吳地區，北方移民「南染吳越」，構成「洋涇濱化」。南朝梁武帝時發生侯景之亂，這批北人子孫再度南遷進入閩地之時，其語言早已「克里歐化」。其二為地理擴散因素，閩人從核心地區蔓延至周邊甚至飛地以後，語言接觸引發新的質素產生。上述兩種結果都不是湯麥森與柯夫曼（Thomason and Kaufman 1998）所謂的「正常傳承」，如果是正常傳承，一定可以透過譜系樹的圖形呈現其間脈絡。克里歐化只是一個比喻，東方是具有同源關係的方言的交織：同源異流最後又融匯在一起。（張光宇 2010）譜系樹確立的前提是子語言與母體的截然劃分，而分化後子孫語言互不影響，但漢語方言的分化是「拖泥帶水」，分化後彼此又「糾纏不休」，「歷史層次」的觀念恰好反映漢語諸方言之間的相互影響從不間斷。（朱曉農 2008: 194-195）因此，連結閩語與歷代的傳世文獻前須先說明以下問題：(1)傳世文獻所顯示的詳實語音系統，(2)閩地於何時、如何借入何地的什麼語音系統或現象，(3)當時閩地通行的語音系統為何，(4)移民帶來的語音系統可能不只一種，雙（多）語接觸後是否產生區域平衡變化。這些疑問都顯示閩語各層次與文獻的連結應更加謹慎。

根據現實方言材料執行比較法得到的「祖語形式」或「共同起點」，是跳脫文獻後重建出解釋現代方言音讀的邏輯形式，其「歷史年代」光從比較法與方言材料無法得知，且由於漢語方言形成的特點，共同起點對應的「歷史年代」與方言的實質也有待解釋，兩者間的必然性仍須辨正。音韻學的扎實基礎首先是建立在現實語言的觀察上，其次才是文獻古籍上的記載。古籍文獻不是音韻學成立的充分條件，否則李方桂先生的台語研究以及張琨先生的苗語研究就無法進行，因為這兩個語言連文字都是新近才有的。漢語的古籍文獻並非為語言學目的寫成，其中所透露的音韻消息往往性質不明，我們無法得知韻書、韻圖的作者說什麼方言，語言觀點如何，有沒有比附硬湊之處，流傳過程中有沒有增刪，甚至成書年代不清。文獻是尋找答案的起點，提供反饋信息，而不是問題的歸宿，所有的歷史記載都是待解釋的對象，而不是答案所在。從文獻材料出發進行歸納的方法，背後往往假設：凡文獻記載有的，實際語言必有；凡文獻所無，當時語言必無。此假設並不可靠，因為文獻上的記載實際語言並不一定有，《洪武正韻》的濁母入聲和老國音分尖團、有入聲等便是典型例子；文獻沒有記載的，實際語言並不一定沒有，這一點不言自明。歷史文獻記錄的只是過去人類活動微小的一部分，僅憑文獻數據根本無法窮近邏輯上的各種可能性，但科學結論則是各種邏輯可能性中當時最合理的一種選擇。經由比較法重建語言演變的歷史方式是語言學家堅實的科學貢獻之一，找出親屬語言的

同源詞後，建立最合理的途徑以說明假設的祖語形式與現代語言同源詞間的語音演變，而祖語形式與歷史音變的真實性與合理性則透過歸納語言學家先前從其他人類語言中的發現來決定。祖語形式乃是一種假設，是根據當時已提出的語言演變成果來建立最能合理說明同源詞演變的最佳途徑，若人類語言的研究有革命性的進展，假設的祖語形式及演變過程也可能有更合理的方式。（朱曉農 2008: 147-152）語言的歷史文獻記錄能幫助祖語形式的建立，但卻不能用來否定歷史比較的成果，尤其是文獻的各種訊息還有模糊空間之時。若不先論證文獻材料與方言歷史間的精確關係，根據特定文獻得到的擬構都無法成為起點的決定性證據。

這裡還有一個疑問，比較法是在譜系樹的理論模式下建立，是否能用來合理解釋語言分化「拖泥帶水」、「糾纏不休」且「歷史層次」複雜的漢語方言？比較法有雙重性質，方法的運用是一回事，成果的解釋又是另一回事，（Fox1995）幾種對應關係反映幾種古音來源，這是比較法的正宗，至於如何解釋經由比較法得來的成果，往往得從別的（有時是超語言的）因素去考慮。舉 Norman（1973）以福州、廈門、潮州、建陽、建甌、邵武等語料徹底執行比較法建立的古閩語聲母系統唇音聲母字為例，「爬」*b、「皮」*bh、「瓶」*-b、「分」*p、「蜂」*ph、「飛」*-b 等六種寫法，只不過代表六種聲母與聲調的對應關係而已。（張光宇 2010）

2. 龍巖城關閩南話的語音系統

1) 聲母 14 個：

p	p'	b(m)		
t	t'	l(n)		
ts	ts'	s		
k	k'	g(ŋ)	h	ϕ

濁音聲母 b-、l-、g-與同部位的鼻音聲母 m-、n-、ŋ-互補，這是多數閩南方言的通則。漳州音有 dz-、l-區別，龍巖無 dz-聲母，漳音的 dz-分別發生 dz->l/_u 與 dz->g/_i 兩條音變，如「忍日」lun3、「人日」gin2。知系字較特殊，除 t-、t'-外，另有讀 ts-、ts'-、s-一類。廈漳泉閩南話知系字不分層次皆讀舌尖塞音 t-、t'-，潮汕閩南話因借入晚近知讀如照的文讀音，因此知系另外還有 ts-、ts'-、s-讀法，（楊秀芳 1982: 370-373）龍巖話也有這個文讀層。

2) 韻母 65 個：

	ɿ	i	e	ɛ	a	o	u
			ie	iɛ	ia	io	iu
		ui	ue	uɛ	ua		
		ai			iuɑ		au
		uai					iau
ɱ	im/ip				am/ap		
					iam/iap		
	in/it				an/at		un/ut
					uan/uat		
					ian/iat		
ɲ					aŋ/ak	oŋ/ok	
					iaŋ/iak	ioŋ/iok	
					uaŋ/uak		
	ĩ		ẽ	ã	õ	ũ	
			iẽ	iã	iõ		
	uĩ		uẽ	uã			
				iuã			
				iaĩ			
	ãĩ			iaũ		auĩ	

龍巖話沒有喉塞韻尾-ʔ，韻母數較核心閩南少。韻母系統有幾個特色：(1)有舌尖元音-ɿ，在一般閩南中少見。(2)前元音有-e、-ɛ對立，與漳州系統相同，但漳州話後元音還有-o、-ɔ之別，龍巖則無。(3)-e、-ɛ元音皆可單獨出現或與介音-i、-u組合，音系中有-e/-ie/-ue與-ɛ/-iɛ/-uɛ兩套對立。(4)有音節結構較特殊的-iaua、-iuã韻母。

3) 聲調為八調系統：

龍巖話是分陰陽上的八調系統，調值分別是陰平 334、陽平 11、陰上 21、陽上 42、陰去 214、陽去 55、陰入 55、陽入 42。龍巖入聲字只有-p、-t、-k韻尾，因喉塞韻尾消失-ʔ>ϕ，因此本有喉塞尾的入聲字調長延長入舒聲調，陰入字55歸入陽去 55 調，如「八文」pat55、「八白」pie55，陽入字42歸入陽上 42 調，如「食文」sit42、「食白」tsa42。

3. 龍巖城關閩南話的韻母特點與演變

龍巖城關閩南話的韻母特色可分為：一、「聚變」——「閩客接觸後的演變」，及二、「裂變」——「閩語的歷史繼承」，前者起於與客語的接觸而形成，後者則來自閩語內部的語言特質，其下並有後起與存古之分。底下依序討論。

3.1 聚變——閩客接觸後的演變

1) 入聲韻尾弱化：

一般閩南話的輔音韻尾系統有-m、-n、-ŋ、-v及-p、-t、-k、-ʔ，兩兩對稱，但閩南西片方言舒促韻尾變化速度不平行，入聲系統的弱化早於陽聲系統，多數的閩南西片方言陽聲韻尾仍是-m、-n、-ŋ、-v四者俱全，但入聲有-p、-t、-k，塞韻尾卻已消失：-ʔ > ϕ ，調長延長，與陰聲調合流。與喉塞尾對稱的鼻化韻各地皆無變化，讀音與廈漳泉方言相同。（陳筱琪 2010）例字如下：³

例字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漳平溪南	廈、漳、泉
薄 _{宕開一}	po^{v}	po^{v}	pu^{v} ⁴	$\text{po}^{\text{v}}\text{ʔ}$
闊 _{山合一}	k'ua^{v}	k'ua <small>陰入白</small>	k'ua^{v}	$\text{k'ua}^{\text{v}}\text{ʔ}$
鴨 _{咸開二}	a^{v}	a <small>陰入白</small>	a^{v}	$\text{a}^{\text{v}}\text{ʔ}$
名 _{梗開三}	miã	miã	miã	miã

漳平溪南話的-p、-t、-k韻尾進一步弱化為-ʔ，因此溪南的入聲系統演變共有(1)-ʔ > ϕ 以及(2)-p、-t、-k > -ʔ兩條。⁵其中喉塞尾的弱化應早於-p、-t、-k韻尾，原因有二，首先，當本讀喉塞韻尾的字變走後，-p、-t、-k韻尾字較容易變入並佔據喉塞尾這個空缺。其次，多數閩南西片方言只發生第一條-ʔ > ϕ 音變，根據比較法的處理原則，第二條-p、-t、-k > -ʔ音變應晚於第一條音變出現。

中古的輔音韻尾系統弱化是閩西客語的一大特點。臺灣客家話與粵東客家話在九個陽、入聲韻攝中的韻尾表現可視為客贛方言韻尾演變的起點。具有閩語底層、居民來源複雜的閩西客家話韻尾已大量弱化，多省併為-ŋ/-ʔ及鼻化韻。（江敏華 2003: 117）閩西

³ 漳平永福語料出自張振興（1992）。漳平溪南話的語料來自北京大學陳寶賢教授 2010 年 9 月的提供，陳教授的母語是溪南話，部份語料取自陳寶賢（2003）、（2008）。廈門語料出自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6）《廈門方言志》。漳州語料出自馬重奇（1994）《漳州方言研究》。泉州語料出自林連通（1993）《泉州市方言志》。下引相同，不重複說明。

⁴ 漳平溪南話「薄」讀-iu韻是其韻母系統內的演變，廈漳泉方言讀-io/ioʔ的字溪南也對應為-iuu。

⁵ 目前溪南話可能還有少數入聲字能讀-t尾，但在陳寶賢教授的語感中，-t與喉塞尾並沒有辨異作用。

的長汀與連城明顯顯示入聲韻尾的弱化早於陽聲韻尾，長汀客語沒有任何的入聲韻尾，但陽聲系統卻有鼻化韻及-ŋ，連城客語也無入聲韻尾，但陽聲系統仍有-ŋ，咸、深攝字則已經併入陰聲韻，弱化最快。（呂嵩雁 1999: 290-292）入聲系統變化劇烈，速度快於陽聲韻是閩西地區閩、客語的共同走向。⁶

2) 曾梗攝韻母爲：-in/-it

一般閩南的曾、梗攝開口韻讀-inj/-ik，但閩南西片方言卻讀-in/-it，輔音韻尾前移，與臻攝開口字合流。例字如下：

例字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漳平溪南	廈、漳、泉
燈 _{曾開一}	ɛtin	ɛtin	ɛtin	ɛtiŋ
敬 _{梗開三}	kin ^ɿ	kin ^ɿ	kin ^ɿ	kiŋ ^ɿ
白 _{梗開二}	pit _ɐ	pit _ɐ	piɛʔ _ɐ	pik _ɐ
特 _{曾開一}	t'it _ɐ	t'it _ɐ	t'ieʔ _ɐ	tik _ɐ

廈、漳、泉的-inj/-ik 是閩南西片方言的前一階段，iŋ/ik > in/it，演變條件是高元音，曾、梗攝與臻攝合流的現象與客家話平行，（陳筱琪 2010）是受客語影響的音變。其中漳平溪南話的-it 韻母另有後續變化，演變過程可能是 it > iet > ieʔ。

3) -i-介音的丟失：

龍巖話韻母-ia、-io、-iã、-iõ、-iaŋ/iak、-ioŋ/iok的章系字及知系文讀字丟失-i-介音。漳平永福也有相關變化，但發生音變的韻母範圍較小，只有-ia、-io、-iã三韻，未擴及有舌根韻尾的韻母。例字如下：⁷

例字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漳平溪南	汕頭	漳州	梅縣
車 _{假開三昌}	ɛts'a	ɛts'a	ɛts'ia	ɛts'ia	ɛts'ia	ɛts'a
石 _{梗開三禪}	ɛtso	tso ^ɿ	tsiu ^ɿ	tsioʔ _ɐ	tsioʔ _ɐ	sak _ɐ
章 _{白宕開三章}	ɛtsõ	ɛtsiŋ	--	ɛtsiõ	ɛtsiõ	ɛtsõŋ
章 _{文宕開三章}	ɛtsaŋ	ɛtsiaŋ	ɛtsiaŋ	ɛtsiaŋ	ɛtsiaŋ	ɛtsõŋ
張 _{白宕開三知}	ɛtiõ	ɛtiŋ	ɛtiŋ	ɛtiõ	ɛtiõ	ɛtsõŋ
張 _{文宕開三知}	ɛtsaŋ	ɛtiaŋ	ɛtiaŋ	ɛtsiaŋ	ɛtiaŋ	ɛtsõŋ
精 _{梗開三精}	ɛtsiã	ɛtsiã	ɛtsiã	ɛtsiã	ɛtsiã	ɛtsiaŋ

⁶ 輔音韻尾弱化是漢語方言中常見的演變，並非閩西特有，例如浙江的蒼南閩南語已完全丟失輔音韻尾。但閩南西片因與客語接觸後出現促快於舒的韻尾弱化現象，仍是此地值得一提的語音特色。

⁷ 汕頭語料出自林倫倫、林春雨（2007）。梅縣語料出自北大中文系（2003）。

龍巖的變化較永福話快，最早丟失介音的是無韻尾的 MV 結構韻母，第二梯次是具舌根韻尾的 MVE 結構韻母。龍巖話變化規律可寫為：

R1 $i \rightarrow \phi / ts, ts', s$ (知、章系) _____ a, o #

R2 $i \rightarrow \phi / ts, ts', s$ (知、章系) _____ a, o $\left[\begin{array}{l} + \text{輔音} \\ - \text{前} \end{array} \right] \#$

永福話目前音變只至 R1 階段。永福知系只有塞音讀法，故只有章系字丟失-i-介音，知系字並無變化。此演變幾無莊系字參與，是因這些韻母的莊系字在一般閩南話中即無-i-介音。

現代龍巖話與永福話同一般閩南只有一套平舌塞擦音 ts-, ts'-, s-，但從只有精系字保留-i-介音可知，歷史上精系讀法與章知不同，曾有兩套塞擦音，除平舌的塞擦音 ts-, ts'-, s-外，閩南西片方言另有一套舌葉音 tʃ-, tʃ'-, ʃ-，架構及演變與客家聲母系統相似。舌葉音洪細皆宜，(張光宇 2008a) 其發音的生理特質使它可接-i-介音也可以使-i-介音丟失。閩南西片方言章系或知系文讀起初讀舌葉音時仍有-i-介音，後來才丟失-i-介音，章知系變為舌葉聲母 tʃ-, tʃ'-, ʃ-是丟失-i-介音的關鍵。(陳筱琪 2010) 漳平溪南話並無此項演變，其語音形式反映龍巖城關與漳平永福話的前一階段，讀音與漳州話十分接近，可見閩南西片與核心閩南的深層關聯。

閩南西片精系的「笑」ts'o³、「蓆」³ts'o³二字例外也丟失-i-介音，起因可能與閩西客語的顎化音變有關。請看以下比較：⁸

	龍巖	永福	梅縣	連城	長汀	永定	上杭
笑 ³ 效開三心	ts'o ³ 白	ts'o ³ 白	siau ³	si ³	si ³	ɕiəu ³	siə ³
	siau ³ 文	siau ³ 文					
驕 ³ 效開三見	ɕkiau	ɕkiau	ɕkiau	ɕki ³	ɕtʃi ³	ɕtɕiəu	ɕtsiə
蓆 ³ 梗開三邪	³ ts'o 白	ts'o ³ 白	ts'iak ³ 白	ts'io ³	ts'ia ³	tɕ'iaŋ ³	ts'iaŋ ³
	sit ³ 文	sit ³ 文	sit ³ 文				
辰 ³ 梗開三群	³ k'ia	k'ia ³	k'iak ³	k'io ³	tʃ'ia ³	tɕ'iaŋ ³	ts'iaŋ ³
車 ³ 假開三昌	ɕts'a	ɕts'a	ɕts'a	ɕtʃ'o	ɕtʃ'a	ɕts'a	ɕts'o

梅縣的讀法是演變的起點。顎化是閩西客語最明顯的演變之一，此演變以連城話最保守，精系為舌尖、見系為舌根聲母，與梅縣相同。長汀是顎化的第一階段，長汀只有見系顎化，精系不變，見系顎化後又持續前化變為舌葉音。由見系變來的舌葉音仍保留使其顎

⁸ 連城、長汀、永定、上杭語料皆出自各地縣志。

化的條件-i介音，由知章莊系來的舌葉音早已丟失-i介音，可知見系與知章莊系變為舌葉音有時代差距。永定是第二階段，見精系皆顎化。見精二系在-i介音前合流為一類，其音值為舌面音，較長汀的舌葉音更保守。知莊章系字已變為平舌的 ts-、ts'、s-，由其後無-i介音可知早期曾是舌葉音或捲舌音。上杭是最後階段，見精知章莊五系都讀舌尖聲母 ts-、ts'、s-，但見精後有-i介音，知章莊無介音。從介音的表現來看，見精與知章莊仍然分為兩類，單從聲母音讀則無法區別。精系字的變化有兩種可能，其一從長汀類型來，一直都讀 tsi，沒有變化；第二種是從永定來，精見二系一同顎化，又一起平舌，舌葉音是其間的橋樑，此種演變較可說明整個閩西客語的內部變化。閩西客語的聲母變化可歸納為：

	連城	長汀	永定	上杭
精	tsi	tsi	tɕi	tsi
見	ki	tʃi	tɕi	tsi
知章莊	tʃ	tʃ	ts	ts

閩西客語見、精系字的變化為：

見：ki→tɕi→tʃi→tsi⁹

精：(A) tsi→tsi

(B) tsi→tɕi→(tʃi)→tsi

連城的聲母系統仍可區分精、見與知章莊三類，可謂保守；上杭變化最劇烈，精、見與知章莊全都混為舌尖塞擦音。(陳筱琪 2010)

客語「笑」、「蓆」都有-i介音，閩南西片方言「笑」、「蓆」二字丟失介音的原因很可能是經過 ts'io>tɕ'io>tʃ'io>tʃ'o>ts'o 的演變而來，「笑」、「蓆」變為舌葉聲母後，也經歷章知系字走過的變化，起先仍有-i介音，後丟失-i介音，最後又平舌化。有的閩中方言也有舌葉聲母 tʃ-、tʃ'-、ʃ-，但精系字一般讀平舌的 ts-、ts'-、s-，不讀舌葉音，將樂閩語精系的「笑白」tʃ'au²、「蓆白」ʃo²二字也例外讀舌葉音，(李如龍 2001: 328、331) 其「笑」字文白對應最有趣，文讀 siau²：白讀 tʃ'au²，將樂「笑」字已無 io 韻母的層次，但從文讀聲母讀平舌而韻母有 i 介音、白讀聲母讀捲舌而韻母無 i 介音的對應來看，可知舌葉聲母才是使介音丟失的原因。(陳筱琪 2010)

4) -e/-ie/-ue 韻母的演變方式

⁹ 由見系來的舌葉聲母另一種演變方向是同知章莊般丟失-i介音，舌葉音丟失-i介音的行為與捲舌聲母相當。廣東五華客語曉匣母部份三四等字讀捲舌聲母，見曉組從舌根音變為舌葉音甚至是捲舌音的關鍵是經過舌面化階段(張光宇 2008a)。

閩南西片方言由-e 元音組成的韻母間有複雜的演變，彼此的變化方式相關。此處討論以龍巖城關方言為主，並附加說明龍巖西陂及漳平永福、溪南話的音變。

龍巖城關由-e 元音組成的韻母有-e、-ie、-ue 三個，三韻母之間分別有：(1)ai > ei > e > ie、(2) o > e > ie、(3)ue > e > ie 三條音變，來源不同的字群，經歷-e 階段後，皆增生-i-介音，合流為-ie。龍巖城關話目前還有-e 韻母，但只有零聲母字，其與-ie 韻母互補分佈，歷史的解釋是零聲母的環境下保留-i-介音增生前的樣貌。其他閩南西片方言如漳平永福及龍巖西陂音系中無-e 韻母，零聲母字也都增生-i 介音。漳平溪南話演變最劇烈，-ie 韻母又高化為-i。導致閩南西片方言發生這組音變的主要原因是-e 韻母增生-i-介音，-ie 韻母在廈漳泉中很少見，但客語一般都有-ie，閩南西片方言很可能是受到客語有-i、-e 相拼的發音方式影響而在-e 前增生出-i-介音。底下分別討論這三條演變。

(1) ai > ei > e > ie

-ie的第一種來源是*-ai，陽聲*ai與入聲*aiʔ有相關演變。海豐話陽聲字仍保存低元音。請看底下兩組比較：¹⁰

(A)

例字	海豐	汕頭	廈門、泉州	漳州
洗蟹開四	^ㄟ sei	^ㄟ soi	^ㄟ sue	^ㄟ se
前山開四	ㄟtsaĩ	ㄟtsoĩ	ㄟtsiŋ	ㄟtsiŋ
節山開四	tseʔ ₃	tsoiʔ ₃	tsueʔ ₃	tseʔ ₃
鞋蟹開二	ㄟei	ㄟoi	ㄟue	ㄟe
矮蟹開二	^ㄟ ei	^ㄟ oi	^ㄟ ue	^ㄟ e

(B)

例字	海豐	漳平永福	漳州	龍巖城關	龍巖西陂	漳平溪南
洗蟹開四	^ㄟ sei	^ㄟ sei (a)	^ㄟ se	^ㄟ sie	^ㄟ siɪ(a)	^ㄟ si
前山開四	ㄟtsaĩ	ㄟtseĩ(a)	ㄟtsiŋ	ㄟtsĩ	--	ㄟtsŋ
節山開四	tseʔ ₃	tsei 陰入白(a)	tseʔ ₃	tsie ²	tsiɪ ₃ (a)	tsi ²
鞋蟹開二	ㄟei	ㄟei (a)	ㄟe	ㄟe	ㄟie(b)	ㄟi
矮蟹開二	^ㄟ ei	^ㄟ ie (b)	^ㄟ e	^ㄟ e	^ㄟ ii(a)	^ㄟ i

陽聲韻「前」演變十分劇烈，另見下文討論。閩南方言蟹攝二四等與山攝二四等平行演

¹⁰海豐語料出自羅志海(2000)。龍巖西陂話部分語料補充自 Branner (2000: 138-139)。

變。演變可分為 A、B 兩種，以陰聲為例，汕頭與廈門的演變過程為 A 組 *ai > oi > ue，（張光宇 1986: 121），而漳平永福、海豐是 B 組 *ai > ei，（張光宇 1986: 177）永福話(a)類即反映 B 演變。漳州形式 -e 可能從廈門 -ue 或永福、海豐 -ei 變來，若從漳州音系與永福、海豐的歷史關係來思考，或許漳州音 -e 是從 -ei 而來。龍巖話是漳州形式的下一階段，增生 -i 介音。龍巖城關零聲母字仍讀 -e 韻母，保留前階段遺跡。由於受前高介音的影響，龍巖西陂話元音高化，變為 -ii。龍巖話音變來自 B 組途徑：*ai > ei > e > ie > ii。若這組字再持續高化，就會如溪南方言般變為 -i 韻母，與止攝字合流。

閩南西片方言蟹攝開口字的演變與閩西客語十分相似，閩西客語蟹攝開口字的演變有兩種方式：iai > iei > ie > i > ɿ，以及 ai > e > i，逐步與止攝字靠攏。（呂嵩雁 1999: 280-281）蟹攝字的高化是閩西地區閩、客語的共同演變。閩南西片方言的高化並不只出現在蟹攝開口字之中，波及了音系中所有以 -e 元音為音節核心的韻母，不論是早期即以 -e 元音為音節核心的韻母或是經過後起音變而變入的韻母。

永福話(b)類變化特殊，例字零星。「矮」、「鞋」二字在多數閩南話都讀同韻，但永福及龍巖西陂二字卻不同韻。永福「矮」字率先變化，同龍巖增生出 -i 介音，較同等第其他字如「鞋」快速。相反的，龍巖西陂話一般已把城關的 -ie 讀成較高的 -ii，但「鞋」卻仍保持前階段的 -ie，慢於同等第其他字如「矮」，因此永福與西陂「矮」、「鞋」不同韻。

(2) o > e > ie

韻母 -ie 的第二種來源我們推測是 * -o，入聲 * -oʔ 演變與陰聲平行。以陰聲為例，變化為 *o > e > ie > ii。此項變化的例字幾乎都是舌尖聲母字，例字如下：

例字	汕頭	廈、漳	泉州	龍巖城關	龍巖西陂	漳平永福
胎蟹開一	tʰo	tʰe	tʰə	tʰie	tʰii	tʰie
坐果合一	ʰtso	tse ²	tsə ²	ʰtsie	ʰtsii	tsie ²
雪山合三	soʔ ₃	seʔ ₃	səʔ ₃	sie ²	sii ²	sie 陰入白
絕山合三	tsoʔ ₃	tseʔ ₃	tsəʔ ₃	ʰtsie ¹¹	--	tsie ²

這組字持續高化也會變成 -i，例如漳平溪南話「坐」讀 tsi²。

(3) ue > e > ie

-ie 的第三種來源是 * -ue/* -ueʔ。龍巖方言 -ue 韻母主要配唇音與舌根音聲母，舌尖聲母字多變 -ie（城關）或 -ii（西陂）韻母。永福話唇音及一部份舌根聲母也無 -u 介音，因

¹¹ 目前只有文讀音，可推測曾有過白讀 ʰtsie。

此可知閩南西片方言-ue 韻母依據舌尖、唇音、舌根~喉的次序逐步丟失-u 介音。龍巖城關「退」、「蛻」、「衰」有合口讀法，「退」、「蛻」二字更有-ue、-ie 二讀，是-ue 韻母演變的遺跡。請看下表：

例字	汕、漳	泉州	廈門	龍巖城關	龍巖西陂	漳平永福
髓 _{止合三}	^ㄜ ts'ue	^ㄜ ts'ə	^ㄜ ts'e	^ㄜ ts'ie	^ㄜ ts'ii	^ㄜ ts'ie
皮 _{止開三}	^ㄜ p'ue	^ㄜ p'ə	^ㄜ p'e	^ㄜ p'ue	^ㄜ p'ue	^ㄜ p'ie
郭 _{宕合一}	kueʔ _ㄜ	kəʔ _ㄜ	keʔ _ㄜ	kue ^ㄜ	--	kie _{陰入白}
過 _{果合一}	kue ^ㄜ	kə ^ㄜ	ke ^ㄜ	kue ^ㄜ	kue ^ㄜ	kue ^ㄜ

聲母	汕頭、漳州	龍巖城關、西陂	漳平永福	廈門	泉州
舌尖	ue/ueʔ	ie/ie、ii/ii	ie/ie	e/eʔ	ə/əʔ
唇音		ue/ue			
舌根~喉			ie/ie、ue/ue		

汕頭與漳州的-ue/-ueʔ是最早階段，各聲母皆有-u。廈門話-e/-eʔ及泉州話-ə/-əʔ全無合口成份，是較晚的階段。除閩南西片方言外，其他閩南次方言不論聲母，皆讀同一韻母，閩南西片方言依聲母環境出現韻母差別，顯示合口成份消失的階段性，變化次序由聲母決定，舌尖音最早，其次為唇音，最後是舌根~喉聲母。漢語方言韻母的開口化運動往往不包括舌根音聲母字，換言之，舌根音聲母往往是合口呼的最後堡壘。(張光宇 2006: 349) 以陰聲為例，龍巖的音變為：ue→e→ie→ii / 舌尖聲母__。但若從音值來說，廈門的讀音反而早於有-i介音的閩南西片方言。

反觀較保守的漳平溪南話，不論是舌尖、唇音、舌根~喉等聲母，一律有合口成份，情況與汕頭、漳州相似，反映出合口介音丟失前的語音階段。但溪南另有一條 ue > ui > uui 音變，故溪南的韻母形式是-tui。閩南西片方言出現-ue 韻母開口化的音變可能是因為多數客語沒有-ue 韻母，一般客語只有-e 或-ie，此地的閩南話在經歷長期的閩客接觸後，習染客語的發音習慣，因此出現 ue > e 音變。變為-e 韻母後，又受到蟹攝開口字增生-i介音並持續高化的演變方式影響持續發展，因此其語音形式與間架與廈漳泉方言很不相同。

5) -e/-ie/-ue 韻母的演變方式

由-e元音構成的韻母演變主要是下列三項，我們以龍巖城關話為主幹，說明閩南西片方言的演變：

(1) $\epsilon > i\epsilon$

例字	龍巖 城關	龍巖 西陂	漳平 永福	漳平 溪南	漳州	廈、泉
茶 _{假開二}	ϵtie	ϵtie	ϵtia	ϵte	ϵte	ϵte
客 _{梗開二}	$k'ie^2$	$k'ie^2$	$k'ia$ <small>陰入白</small>	$k'e^2$	$k'e\eta$	$k'e\eta$
下 _{假開二}	ϵe	ϵie	ia^2	e^2	e^2	e^2
洗 _{蟹開四}	ϵsie	$\epsilon si\eta$	ϵsei	ϵsi	ϵse	ϵsue

漳州音系區分 $-e/-e\eta$ 與 $-\epsilon/-\epsilon\eta$ 韻母，其中 $-e/-e\eta$ 來自假攝與梗攝字。閩南西片方言以新形式保留此種音韻格局。以陰聲為例，龍巖城關發生 $\epsilon > i\epsilon$ 音變， $-e$ 韻母與 $-ie$ 韻母互補分佈，只在零聲母時保留前期的 $-e$ ，與 $-e/-ie$ 韻母的變化平行。增生 $-i$ 介音後，有元音高化及元音低化兩種演變：龍巖西陂話 $ie > i\epsilon$ 走高化演變，與來自蟹止山攝的 $-ie$ 韻母字高化為 $-i\eta$ 的音變平行；漳平永福話 $ie > ia$ 低化，因永福是 $i、e、a、u、o$ 五元音系統，故以更低的 $-a$ 元音替代原來的 $-e$ 元音。漳平溪南話最特殊，假梗攝沒有增生 $-i$ 介音，比其他閩南西片方言都保守，但蟹攝開口字的演變速度卻最劇烈，已經高化至與止攝字合流，可見溪南話以 $-e$ 為音節核心的韻母與以 $-\epsilon$ 為音節核心的韻母演變十分不平行，與其他閩南西片方言不同。

廈門、泉州是另一種演變—— $-e、-\epsilon$ 元音合流，現階段的廈門話沒有 $-e$ 元音，這類字都變為 $-e$ 元音，與蟹、止、山攝字相同。

(2) 保留麻韻合口白讀層：

例字	龍巖城關	龍巖西陂	漳平永福	漳州	廈門、泉州
瓜 _{假合二}	ϵkue 白	ϵkue 白	ϵkua	ϵkua	ϵkue 白
	ϵkua 文				ϵkua 文
花 _{假合二}	ϵhue 白	ϵhue 白	ϵhua	ϵhua	ϵhue 白
	ϵhua 文				ϵhua 文
瓦 _{假合二}	ϵgue 白	--	ϵgua^2	ϵua 文	ϵua 文
	ϵgua 文				

龍巖閩南話保留麻韻合口白讀韻母 $-ue$ ，但漳平閩南話則與漳州相同，已沒有讀 $-ue$ 的層次。考慮與開口字演變一致，漳平永福可能是經過 $ue > ua$ ，與 $ie > ia$ 平行，但也可能是直接被文讀 $-ua$ 取代。漳州假、梗攝開口字並未元音低化，其 $-ua$ 韻母較可能是新進的文讀層。廈門、泉州也有文白兩層，白讀是 $ue > ue$ 音變，與假、梗開口字元音高化平

行。閩南西片方言-ue 韻母依據舌尖、唇音、舌根~喉的次序逐步丟失-u 介音，-u 介音在舌根~喉聲母後最容易保存，這個現象也出現在-ue的演變中，-e、-ε元音構成的韻母大多平行音變。

(3) $\tilde{\epsilon} > i\tilde{\epsilon} > i\tilde{\epsilon}$

龍巖城關鼻化韻-i $\tilde{\epsilon}$ 韻母發音時，- $\tilde{\epsilon}$ 元音略關（張振興 1984），郭啓熹（1996）記爲 - $\tilde{\epsilon}$ /-i $\tilde{\epsilon}$ /-u $\tilde{\epsilon}$ 。- $\tilde{\epsilon}$ 只有零聲母字，與-i $\tilde{\epsilon}$ 互補，同陰聲韻。例字如下：

例字	漳州	漳平溪南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廈門、泉州
楹 <small>梗開三</small>	$\epsilon\tilde{\epsilon}$	$\epsilon\tilde{\epsilon}$	$\epsilon\tilde{\epsilon}$	$\tilde{\epsilon}$	$\tilde{\epsilon}$
青 <small>梗開四</small>	$\epsilon ts' \tilde{\epsilon}$	$\epsilon ts' \tilde{\epsilon}$	$\epsilon ts' i\tilde{\epsilon}$	$\epsilon ts' \tilde{\epsilon}$	$\epsilon ts' \tilde{\epsilon}$
姓 <small>梗開三</small>	$s\tilde{\epsilon}$	$s\tilde{\epsilon}$	$si\tilde{\epsilon}$	$s\tilde{\epsilon}$	$s\tilde{\epsilon}$

閩南西片方言鼻化韻朝高化演變，由漳州的- $\tilde{\epsilon}$ 起變，漳平溪南話尚未音變，讀音與漳州完全相同。龍巖城關話的內部規律是零聲母保持原樣，其他環境增生-i 介音，音值接近-i $\tilde{\epsilon}$ 。永福讀更高的-i $\tilde{\epsilon}$ ，與廈門、泉州相同。整體的演變爲： $\tilde{\epsilon} > i\tilde{\epsilon} > i\tilde{\epsilon} > \tilde{\epsilon}$ 。永福話陰聲與入聲韻元音低化 $\epsilon/\epsilon(\tilde{\epsilon}) > i\epsilon/i\epsilon(\tilde{\epsilon}) > ia/ia(\tilde{\epsilon})$ ，陽聲韻卻朝高化演變，與廈門、泉州音陰陽入皆高化的方式不同。

6) 止攝字讀舌尖元音-ɿ：

龍巖音系有多數閩南話沒有的舌尖元音-ɿ。請看下列比較：

例字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廈、漳、泉	梅縣
子 <small>止開三精</small>	$\epsilon tsɿ$	$\epsilon tsi/\epsilon tsu$	$\epsilon tsi/\epsilon tsu$	$\epsilon tsɿ$
士 <small>止開三崇</small>	$\epsilon sɿ$	su	su	$sɿ$
脂 <small>止開三章</small>	$\epsilon tsɿ/\epsilon tsi$	ϵtsi	ϵtsi	$\epsilon tsɿ$
池 <small>止開三澄</small>	$\epsilon ts'ɿ/\epsilon ti$	ϵti	ϵti	$\epsilon ts'ɿ$

例字「脂」、「池」龍巖有二讀，讀-ɿ與客家平行，讀-i 則同一般閩南。漳平溪南話也有舌尖元音，但例字與龍巖城關話略有參差。

閩南話止攝開口字多數讀-i，精莊系另有-u 讀法，可以廈門方言爲代表說明：

聲母	精	莊	章	知
甲類	i	--	i	i
乙類	u	u	--	--

甲類反映止攝支脂之三韻合流爲一；乙類則是文讀讀舌尖元音之後才傳進閩地的層次（ $\text{ɿ}, \text{ʅ} > \text{u}$ ）。莊系字沒有甲類讀法，原因可能有二：第一，-i 元音讀法被乙類讀法取代。第二，莊系可能是率先變爲捲舌音的聲母，因此在捲舌化過程中原有的元音-i 也隨著變爲舌尖元音。章知系沒有乙類讀法那是起於層次重疊，也就是甲類和乙類在這個範圍內元音一樣。一般都說閩南方言缺乏舌尖元音，那只是表象觀察，深入一層分析，精莊止攝字偏後的元音就是舌尖元音的變體，廈門、漳州讀-u，泉州、永春讀- u° 。（張光宇 2008b）閩南乙類讀法反映傳入閩南的文讀音只有精、莊系讀舌尖元音，知章系仍讀-i，尚未變入。

龍巖話的止攝韻母與一般閩南不同，除閩南本有的甲類-i 韻外，精莊知章另有讀舌尖元音- ɿ 、與客語平行的丙類，但卻沒有一般閩南精莊與章知有分的乙類讀法。分佈如下：

止攝		精	莊	章	知	其他
龍巖城關	甲	i	--	i	i	i
	丙	ɿ	ɿ	ɿ	ɿ	--
漳平永福	甲	i	--	i	i	i
	乙	u	u	--	--	--
廈漳泉	甲	i	--	i	i	i
	乙	u	u	--	--	--
梅 縣	甲	--	--	--	--	i
	丙	ɿ	ɿ	ɿ	ɿ	--

龍巖的舌尖元音讀法是一般閩南話乙類層次音讀的後續發展，乙類的精莊系字先發生 $\text{u} > \text{ɿ}$ 的音變。舌尖元音發音時舌頭成馬鞍形，分別有「舌尖」與「舌體後部」兩個舌位高點，（林燾、王理嘉 1992: 39-43）舌體後部隆起與發-u 元音相似，舌尖元音與後高元音只有一線之隔。永福有乙類讀法，但未出現舌尖元音，是龍巖的前階段。當精莊系韻母變爲舌尖元音後，章知系韻母也跟著一起變爲舌尖元音，這是受到客語或官話知照合流的影響而產生。

7) 遇攝音變：

一般閩南話的模韻與少數魚虞韻字讀- o ，與歌豪韻-o 不同。龍巖把一般閩南話的- o 韻母讀成-u，與閩南話魚虞韻讀-u 的層次相混。例字如下：

例字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廈、漳、泉	梅縣
步 _{遇合一}	ɛpu	ɛpou	pɔ̃ ²	p'u ²
圖 _{遇合一}	ɛtu	ɛtou	ɛtɔ	ɛt'u
雨 _{遇合三}	ɕhu	hou ²	hɔ̃ ²	ɕvu
刀 _{效開一}	ɛto	ɛto	ɛto	ɛtau

「步」是濁去字，閩南西片方言有不少濁去字一致讀平聲，龍巖話讀陰平，永福話則讀陽平。¹²永福話把一般閩南的-ɔ韻母讀為-ou，-ou是龍巖-u的前一階段，其變化為：ou > u，這個演變分佈廣泛，漳平溪南、新橋與龍巖適中話也都把這群字讀為-u韻母。遇攝字會高化為-u與客語的接觸有關，客語音系並沒有區分-ɔ、-o元音，只有-o、-u之別，因此在客語不斷的沖刷下，閩南西片的語音形式變得與客語靠近，但仍然保持遇、效有別的閩南特色。

較特殊的是，龍巖城關話模韻 ts-、ts'、s-聲母字讀舌尖元音-ɿ：

例字	龍巖城關	梅縣	漳平永福	廈、漳、泉
租 _{遇合一精}	ɛtsɿ	ɛtsɿ	ɛtsou	ɛtsɔ
蘇 _{遇合一心}	ɛsɿ	ɛsɿ	ɛsou	ɛsɔ
步 _{遇合一並}	ɛpu	p'u ²	ɛpou	pɔ̃ ²

當模韻經過 ou > u 音變後，ts-、ts'、s-聲母字又再次發生 u > ɿ 的變化，與止攝的音變相同。演變歷程為：ou → u → ɿ / ts、ts'、s__。多數閩南話模韻並不依聲母環境分類，梅縣客家話模韻 ts-、ts'、s-聲母讀-ɿ、其他讀-u，龍巖乃與客語平行變化。

魚虞二韻也有零星讀舌尖元音-ɿ的現象，可以分為兩種情況：

(A)

例字	龍巖城關	梅縣	漳平永福	廈、漳、泉
阻 _{遇合三莊}	ɕtsɿ	ɕtsɿ	ɕtsou	ɕtsɔ
數 _{數字遇合三生}	ɕsɿ	sɿ ²	sou ²	sɔ̃ ²

「阻」、「數」二例經過 ou > u > ɿ 音變，與模韻 ts-、ts'、s-聲母一同變化，二字在一般閩南話大都讀同模韻。

¹² 讀平聲的濁去字數量眾多，除上述「步」外，又如「段山合一」、「定梗開四」、「陣臻開三」、「命梗開三」等等，（陳筱琪 2010）下文濁去例字若遇讀平聲的現象，不再重複說明。

(B)

例字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漳州	梅縣
舒 <small>遇合三書</small>	ɛsɿ	--	ɛsu	ɛsu
珠 <small>遇合三書</small>	ɛtsɿ	ɛtsu	ɛtsu	ɛtsu
輸 <small>輸贏遇合三書</small>	ɛsɿ	ɛsu	ɛsu	ɛsu
輸 <small>運輸遇合三書</small>	ɛsi	ɛsi	ɛsi	ɛsi

此種情況的例字一般閩南即讀-u 韻，龍巖的音變是直接由 u > ɿ，起點與模韻字不同。這些字應是在模韻 ts-、ts'-、s- 聲母字從-u 變為舌尖元音時，與之一同發生演變。閩南「輸」字的異讀可以證實推測，一般閩南讀-i 的層次龍巖不發生音變，讀-u 的層次龍巖則變為舌尖元音。從止攝與遇攝的演變可知龍巖話舌尖元音與後高元音的深刻關聯。閩西客語中，連城、永定、武平遇攝合口一三等也有不少字讀舌尖元音，例如「初」ɛtsɿ、「租」ɛtsɿ、「梳」ɛsɿ，這些字在其他的閩西客語多讀-u 韻母。(呂嵩雁 1999: 280) 可見後高元音-u 與舌尖元音-ɿ在閩西客語中也有音變關係。

8) 山攝開口二四等舒促讀：-ĩ/-ie

龍巖城關話山攝開口二四等白讀舒聲為-ĩ，入聲為-ie。這組字閩南西片方言各地讀音看似有異，實際上是同一條音變的不同階段，與蟹攝開口二四等平行演演變，請看下表比較：

例字	海豐	漳平永福	龍巖城關	漳平溪南	漳州
前 <small>山開四</small>	ɛtsaĩ	ɛtsẽĩ	ɛtsĩ	ɛtsɿ	ɛtsɿ
閑 <small>山開二</small>	ɛaĩ	ɛẽĩ	ɛĩ	ɛɿ	ɛɿ
八 <small>山開二</small>	peʔ	pei <small>陰入白</small>	pie ²	pi ²	peʔ
節 <small>山開四</small>	tseʔ	tsei <small>陰入白</small>	tsie ²	tsi ²	tseʔ

海豐話陽聲字的形式-aĩ是較早的語音階段，接下來是漳平永福的-eĩ。(張光宇 1986: 177) 永福話的山攝字舒促演變速度一致，龍巖城關與漳平溪南則是舒快於促。加入與山攝平行演變的蟹攝字一起比較，語音演變的歷程清晰可判：

例字	海豐	漳平永福	龍巖城關	漳平溪南	漳州
洗 <small>陰</small>	ɿsei	ɿsei	ɿsie	ɿsi	ɿse
前 <small>陽</small>	ɛtsaĩ	ɛtsẽĩ	ɛtsĩ	ɛtsɿ	ɛtsɿ
節 <small>入</small>	tseʔ	tsei <small>陰入白</small>	tsie ²	tsi ²	tseʔ

除永福話陰、陽、入三組演變階段相同外，龍巖城關與漳平溪南方言陰、入的變化階段相同，皆慢於陽聲字一個階段。以陽聲字說明，整個演變過程是： $*ain > aĩ > eĩ > ẽ > iẽ > ĩ > ŋ$ ，龍巖城關陽聲的-ĩ是從-iẽ進一步高化的結果，漳平溪南陽聲的-ŋ則是從-ĩ再進一步高化的結果。鼻化韻變為成音節鼻音韻母並非罕見的音變，廣東海豐城東閩南話有類似音變： $ĩ > ŋ$ ，出現在山攝開口三四等字，如「錢」 $tsĩ$ 、「天」 $tĩ$ 、「見」 $kĩ$ 。(羅志海 2000、張光宇 2010)

龍巖城關蟹攝與山攝入聲字接下來也可能持續高化為-i，讀如漳平溪南話，龍巖適中話「鞋」、「買」、「犁」等字已讀-i韻母（郭啓熹 1996: 43），即是蟹攝字-ie持續高化的現象。

3.2 裂變——閩語的歷史繼承

龍巖城關話有兩個語言現象來自閩語內部，分別有後起音變與反映早期現象兩種性質。

1) 山臻撮合口字讀-ĩ

閩南方言山臻宕合口字有一層次合流，漳州讀-uĩ、廈門、泉州是-ŋ。這個層次龍巖城關話據聲母條件分兩類，舌尖聲母讀-ĩ韻，其他聲母讀-uĩ。由於宕攝沒有舌尖聲母字，因此龍巖讀-ĩ韻的只有山臻攝字。閩南方言內的比較如下：

例字	龍巖城關	漳州	廈門、泉州	汕頭
卵 _{山合一}	ni	$nuĩ$ ²	$ŋĩ$ ²	$nəŋ$
磚 _{山合三}	$tsĩ$	$tsuĩ$	$tsŋ$	$tsəŋ$
頓 _{臻合一}	$tĩ$ ²	$tuĩ$ ²	$tŋ$ ²	$təŋ$ ²
光 _{宕合一}	$kuĩ$	$kuĩ$	$kŋ$	$kəŋ$
園 _{山合三}	$huĩ$	$huĩ$	$hŋ$	$həŋ$
飯 _{山合三}	$puĩ$	$puĩ$ ²	$pŋ$ ²	$pəŋ$ ²

廈漳泉閩南話舌尖聲母字的韻母讀法與其他聲母字無差別。汕頭方言唇音聲母字讀-uŋ、其他聲母字讀-əŋ，音變方式與龍巖不同，汕頭的-əŋ是從廈門、泉州的-ŋ發展而成，唇音聲母字又發生 $əŋ > uŋ$ 。廣東南澳島雲澳話保留汕頭話的前階段，其h-及零聲母字仍讀-ŋ，其他聲母都變為-əŋ，但唇音聲母字尚未變成-uŋ。

龍巖話山臻撮合口入聲字也依聲母分為兩類，舌尖聲母「雪」類(A類)、「說」類(B類)讀-ie，其他聲母「襪」類(C類)讀-ue。比較如下：

例字	龍巖城關	汕頭	漳州	廈門	泉州
A 雪山合三	sie ²	soʔ ₃	seʔ ₃	seʔ ₃	səʔ ₃
絕山合三	^ɿ tsie	tsoʔ ₂	tseʔ ₂	tseʔ ₂	tsəʔ ₂
B 說山合三	sie ²	sueʔ ₃	sueʔ ₃	seʔ ₃	səʔ ₃
C 襪山合三	^ɿ bue	gueʔ ₂	bueʔ ₂	beʔ ₂	bəʔ ₂
月山合三	^ɿ gue	gueʔ ₂	gueʔ ₂	geʔ ₂	gəʔ ₂
血山合四	hue ²	hueʔ ₃	hueʔ ₃	huiʔ ₃	huiʔ ₃

入聲字的對應有三組，其中廈門與泉州音類表現相同，合併觀察。汕頭、漳州、廈門/泉州、龍巖的對應為(A) oʔ : eʔ : eʔ/əʔ : ie、(B) ueʔ : ueʔ : eʔ/əʔ : ie、(C) ueʔ : ueʔ : eʔ/əʔ : ue。A、B 兩組是舌尖聲母字，C 組是其他聲母字。除龍巖外，其他次方言的 B 組與 C 組字讀音相同。龍巖話舌尖聲母後的-ue(?)韻母曾經歷 ue(?) > e(?) > ie(?)的開口化音變，見 3.1 之 4(3)討論，因此除去龍巖的後續音變，B、C 兩組事實上本為同組。B、C 組的-ueʔ是最早階段，廈門話-eʔ已丢失-u-介音。

從入聲的演變可推測閩南話陽聲字早期曾有與-ueʔ相對應的*-uē，音變發展為：uē > uī (漳州、龍巖非舌尖聲母字) > ŋ (廈門、泉州) > əŋ (汕頭) > uŋ (汕頭唇音聲母)。廈門、泉州入聲字多朝開口化演變，但「血」ueʔ > uiʔ，與上舉陽聲字的高化音變方式平行，由此也可證明廈、泉陽聲字的演變早期曾經歷 uē > uī，與漳州及龍巖相同，今日成音節舌根鼻音讀法是後起現象。

入聲 A 組字的演變為 o(?) (汕頭) > e(?) (漳州、廈門) > ie(?) (龍巖)，與龍巖陰聲韻母經歷的 o > e > ie 音變平行，見 3.1 之 4(2)討論。入聲字 A 組對應常遭到忽略，現階段漳州話 A 組字與 BC 組的區別只在於合口成份的有無，但不能簡單以一部分舌尖聲母字丢失-u-介音來解釋。泉州的讀音-əʔ可能是-eʔ階段後的演變，與閩南西片方言的讀法較無關係。

多數閩南話這個層次的陽聲字皆讀同韻，並無分類，但福建東部的莆仙閩語舌尖聲母陽聲字卻也出現兩類音讀。莆仙指的是莆田與仙遊，是閩南與閩東的混合方言。仙遊話舌尖聲母陽聲字「斷」類(A類)讀-ỹ，舌尖聲母「轉」類(B類)及其他聲母字「飯」類(C類)讀-uī；莆田話沒有鼻化韻，舌尖聲母「斷」類(A類)讀-ø，舌尖聲母「轉」類(B類)及其他聲母「飯」類(C類)讀-ue：¹³

¹³ 仙遊語料出自李如龍(2001)及縣志；莆田語料出自縣志。

例字	龍巖城關	仙遊城關	莆田城關
A 斷 _{山合一}	^ɕ tɿ	t ^{ɿ̃}	tø ^{ɿ̃}
酸 _{山合一}	ɕsɿ	ɕt ^{ɿ̃}	ɕtø
頓 _{臻合一}	tɿ ^{ɿ̃}	t ^{ɿ̃}	tø ^{ɿ̃}
B 轉 _{山合三}	^ɕ tɿ	^ɕ tuĩ	^ɕ tue
磚 _{山合三}	ɕtsɿ	ɕtsuĩ	ɕtsue
C 飯 _{山合三}	ɕpuĩ	puĩ ^{ɿ̃}	pue ^{ɿ̃}
捲 _{山合三}	^ɕ kuĩ	^ɕ kuĩ	^ɕ kue
光 _{宕合一}	ɕkuĩ	ɕkɿ̃	ɕkuŋ

莆仙方言內部舌尖聲母字韻母讀 A 類或讀 B 類的界線穩固一致。陽聲字 A、B 有別也出現在福州方言，彼此讀法絕不相混。(Branner 1999) 龍巖方言 B 類字與 A 類合流，與其他閩語不同。莆仙話宕攝合口字與宕攝開口另成一類，與山臻合口字讀法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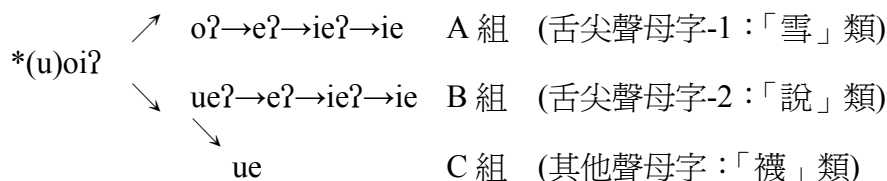
莆仙閩語入聲字也有兩類分別，仙遊話舌尖聲母「雪」類(A類)讀-ø，舌尖聲母「說」類(B類)及其他聲母「襪」類(C類)則讀-(u)oi¹⁴；莆田話舌尖聲母「雪」類(A類)讀-ø，舌尖聲母「說」類(B類)及其他聲母「襪」類(C類)讀-ue。

例字	龍巖城關	仙遊	莆田	汕頭	漳州
A 雪 _{山合三}	sie ^{ɿ̃}	tø ^{ɿ̃}	tø ^{ɿ̃}	soʔ _{ɿ̃}	seʔ _{ɿ̃}
絕 _{山合三}	^ɕ tsie	tsø ^{ɿ̃}	--	tsoʔ _{ɿ̃}	tseʔ _{ɿ̃}
B 說 _{山合三}	sie ^{ɿ̃}	t(u)oi ^{ɿ̃}	tue ^{ɿ̃}	sueʔ _{ɿ̃}	sueʔ _{ɿ̃}
C 襪 _{山合三}	^ɕ bue	ɕp(u)oi	ɕpue	gueʔ _{ɿ̃}	bueʔ _{ɿ̃}
月 _{山合三}	^ɕ gue	ɕk(u)oi	ɕkue	gueʔ _{ɿ̃}	gueʔ _{ɿ̃}
血 _{山合四}	hue ^{ɿ̃}	he ^{ɿ̃}	he ^{ɿ̃}	hueʔ _{ɿ̃}	hueʔ _{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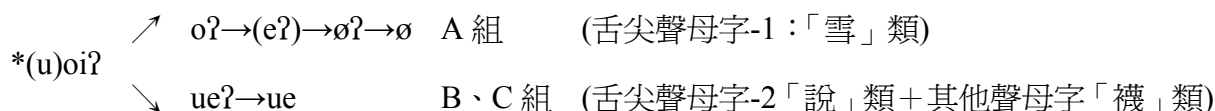
加入汕頭、漳州語料一起比較，情況變得明朗。前文已討論閩南方言的演變，BC 實為一組，龍巖 B 組字又另外經歷 ue(?) > e(?) > ie(?)，故與 A 組字合流。經過分析發現，莆仙話讀法特殊的舌尖聲母入聲字，實際上就是閩南話中有特殊對應的 A 組字。仙遊入聲字的(u)oi(?)是最早階段，應為閩南方言 A 與 BC 組字的共同起點。入聲字的演變較明確，途徑為：

¹⁴ -uoi 韻母發音時介音十分微弱，快讀時接近-oi。(李如龍 2001: 140)《仙遊縣志》則把此韻母記為-oi。

龍巖城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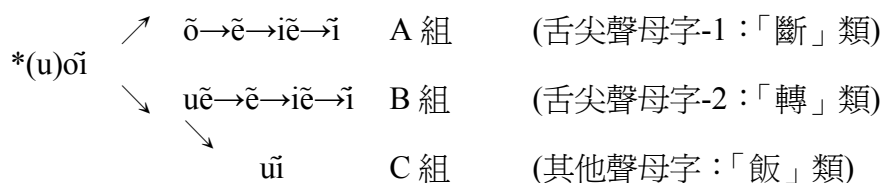
莆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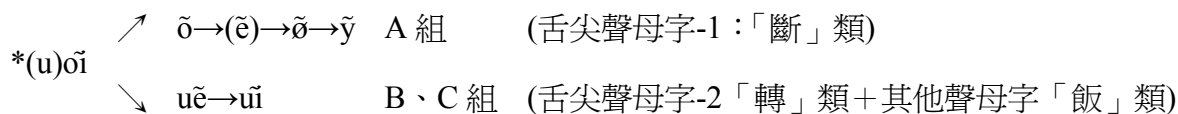
莆仙地區「血」讀 he 與一般入聲字讀 $-ue$ 不同，經過 $*(u)oi?$ > $ue?$ > $e?$ > e 變化，呼應廈門話「血」字也有的例外演變。

舒聲韻的演變需與陰、入一起思考。一般閩南話舒聲字讀法一致，龍巖話內部無法肯定舒聲字早期是否曾有 A 與 BC 兩類區別，但若考慮閩南陰、入有 A 與 BC 兩組演變及莆仙、福州等閩語陽聲字的分類情況，龍巖的陽聲韻字可能也曾有過與陰、入平行的演變，A 組「斷」類獨自變化，BC「轉」、「飯」兩組本為一組，後來 B 組「轉」類開口化與 A 組「斷」類合流。閩南方言 A 與 BC 組字的共同起點可假設為 $*(u)oi$ ，¹⁵ 舒聲韻的演變推測如下：

龍巖城關



莆仙



可假設變為 $ẽ$ 是龍巖與莆仙 A 組字皆經歷的共同階段，往後二者演變不同：龍巖增生 $-i-$ 介音，並持續高化；莆仙話 A 組字則圓唇化後高化。一般閩南陽聲字看不到 A 組音變，演變的主要模式為： $(u)oi$ > $uẽ$ > $ũ$ > $ŋ$ ，閩南此組字普遍朝高化演變，漳州、龍巖、莆仙的 $-uĩ$ 與廈門的 $-ŋ$ 都是高化的表現。

¹⁵ 我們假設 A 組音變 $õ$ > $ẽ$ > $iẽ$ 與 BC 組音變 $uẽ$ > $ẽ$ > $iẽ$ 有共同來源為 $(u)oi$ ，這樣的假設根據閩南話陰聲字（例字如：胎、坐、戴、袋）與入聲字（例字如：雪、絕、缺）的次方言對應，這些字都是舌尖聲母字，但閩南陽聲韻沒有相關現象，值得我們思考。

2) 特殊韻母-*iuā*、-*iuã*

龍巖城關話的-*iuā*、-*iuã*韻母結構特殊，-*iu*-不同於官話方言的-*y*-介音。龍巖城關的-*iu*-發音時前短後長，-*iu*-為「雙介音」，韻腹為-*a*。(王咏梅 2002) 張振興(1984)、陳章太、李如龍(1991)、Branner(1999, 2000: 28)等則記為-*y*-介音，可見龍巖內各地音值略有差異，〔*i*〕、〔*u*〕若緊密結合就融合為〔*y*〕，也就是〔*i*〕[+前高][+展唇]與〔*u*〕[+後高][+圓唇]融合為〔*y*〕[+前高][+圓唇]，這是各漢語方言中常見的現象。

龍巖城關這一對韻母目前只有舌根聲母例字共 12 個(A 組)，請見以下例字：

例字(A 組)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漳、廈、泉
崎 ¹⁶ 止開三群	ʔkiua	kiã ²	kiã ²
倚止開三群	ʔk'iuā	k'ia ²	k'ia ²
靴果合三曉	ɬhiua	ɬhia	ɬhia
蟻止開三疑	ʔŋiuã	ŋiã ²	hia ²
艾蟹開三疑	ŋiuã ²	ŋiã ²	hiã ²
圪山開三見	ʔkiuã	ʔkiã	ʔkiã
件山開三群	ʔkiuã	kiã ²	kiã ²
*曳 ¹⁷	ɛgiua	ɛgia	ia ²
*融 ¹⁸	ɛŋiuã	--	--
外蟹合一疑	ɛgiua	ɛgia 外面 ɛgua 出外	gua ²
倚止開三影	giua ²	ʔua	ʔua
*墘 ¹⁹	ɬkiuã	-- ²⁰	--

在進行討論前，先說明上表例字的幾個聲調現象。首先，「艾」在閩南西片有陰去與陽去兩派讀法，陽去讀法與廈漳泉方言相同，陰去讀法則與閩東方言相近。其次，閩南西片有許多古濁去字讀平聲，「外」是其中之一。第三，龍巖城關「倚」讀陰去調，與其他閩語不太一樣。龍巖城關的-*iuā*/-*iuã*韻母只有舌根聲母字，能對應一般閩南話的-*ia*/-*iã*或

¹⁶ 本詞為陡峭之意，也有人寫作「崎」。

¹⁷ 本詞為動詞「撒」，例如「播種」ɛgiua ʔson。本字未明，此處暫用龍巖城關資料的寫法。

¹⁸ 「融」為方言字，指固體「融化」為液體。

¹⁹ 「墘」為方言字，指「山與山相連處的平坦土地」。不少方言資料也收入「墘」，語意為「邊緣」，閩南話讀音是 ɬki，(陳章太、李如龍 1991: 38) 與龍巖的「墘」用法不同。

²⁰ 永福話「乾」讀 ɬkuã，語意或做「餅乾」、「肉乾」之「乾」時使用，與一般閩南話相同，疑似能與龍巖的「墘」對應。閩南話表達乾燥之意一般使用 ɬta，閩南西片無異。

-ua/-uã。永福話沒有這對韻母，同源詞讀法同一般閩南，但「外」字有-ia、-ua 二讀，甚具啓發。「*曳」、「倚」二字在其他閩方言中都讀零聲母，閩南西片增生g-聲母，與其他本屬舌根聲母的例字不同。閩南西片方言在 i、u 前增生g-，鼻化韻則讀ŋ-，例如「音」讀 ɛgim，「碗」讀 ɲuã，(陳筱琪 2010) 但永福話「倚」字十分特殊，同一般閩南讀零聲母，未發生聲母增生音變。

多數閩南音系沒有-iu-結構或-y 元音，-y 元音多出現在閩東、莆仙、閩中、閩北等地區。龍巖城關-ia、-iuã韻母與莆田的-yɔ或仙遊的-ya/-yã對應較整齊。例字請看下表：

例字(A 組)	龍巖城關	莆田	仙遊
倚 _{止開三}	ɿk'iuɑ	k'yɔ ^ɿ	k'ya ^ɿ
靴 _{果合三}	ɿhiuɑ	ɿhyɔ	ɿhya
蟻 _{止開三}	ɿŋiuã	hyɔ ^ɿ	hya ^ɿ
艾 _{蟹開三}	ŋiuã ^ɿ	hyɔ ^ɿ	hya ^ɿ
冎 _{山開三}	ɿkiuã	ɿkyɔ	ɿkyã
件 _{山開三}	ɿkiuã	kyɔ ^ɿ	kyã ^ɿ
*曳	ɿgiuɑ	yɔ ^ɿ	ya ^ɿ
*墘	ɿkiuã	ɿkyɔ 墘頂	--
外 _{蟹合一}	ɿgiuɑ	kua ^ɿ	kua ^ɿ
倚 _{止開三}	giuɑ ^ɿ	ɿua	ɿua

上表「外」、「倚」二字顯示龍巖城關的-ia、-iuã韻母也對應莆仙方言的-ua 韻母，值得特別注意。

莆田的-yɔ或仙遊的-ya/-yã不只出現在舌根聲母後，也出現在其他環境，這一些字龍巖城關讀法與一般閩南沒有差別(B 組)。比較如下：

例字(B 組)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漳、廈、泉	莆田	仙遊
寄 _{止開三見}	kiɑ ^ɿ	kiɑ ^ɿ	kiɑ ^ɿ	kyɔ ^ɿ	kya ^ɿ
騎 _{止開三群}	ɿk'ia	ɿk'ia	ɿk'ia	ɿk'ya	ɿk'ya
營 _{梗合三以}	ɿŋiã	ɿŋiã	ɿiã	ɿyɔ	ɿyã
紙 _{止開三章}	ɿtsua	ɿtsua	ɿtsua	ɿtsyɔ	ɿtsyɑ
蛇 _{果開一透}	ɿtsua	ɿtsua	ɿtsua	ɿɬyɔ	ɿɬya
煎 _{山開三精}	ɿtsuã	ɿtsuã	ɿtsuã	ɿtsyɔ	ɿtsyã
岸 _{山開一疑}	ɿhuã	ɿhuã	huã ^ɿ	ŋyɔ ^ɿ	hyã ^ɿ
換 _{山合一匣}	ɿŋuã	ɿŋuã	uã ^ɿ	yɔ ^ɿ	yã ^ɿ

A、B 兩組字常常被拿來討論原始閩語介音的擬構。這兩組字閩南方言同時擁有 -ia/iã 與 -ua/uã 兩種讀法，舌根聲母以 -ia/iã 讀法為主，其他聲母以 -ua/uã 讀法為多，但有例外，如「外」讀同非舌根聲母字，聲母條件似乎不是絕對標準。莆仙話 A 組除了「外」、「倚」讀 -ua 外，其他字都讀 -yɔ 或 -ya/-yã。零聲母讀法也值得多加思考，莆仙 A 組「倚」讀同非舌根聲母，B 組「換」卻讀同舌根聲母。莆仙話在宋代以前是與泉州話同類的，後來才逐步受到福州方言的影響成了一種閩南與閩東的過渡方言。（李如龍 1997: 64-65）莆仙話 -y 介音的來歷可從 1912 年傳教士紀錄的莆田話討論起，現代莆田方言的 -yɔ 韻母在 1912 年時被紀錄為 -iɔ 韻母，（戴黎剛 2007）-y 介音是受到圓唇性質元音的影響產生：*i > y / _ɔ，（吳瑞文 2007）這是預期同化，1912 年的莆田音系還有鼻化韻，其 -iɔ 韻母也平行演變：-iɔ > yɔ̃ > yõ > yɔ。值得注意的是，莆田 1912 音系有由前圓唇元音組成的韻母，如 -y（書、去）、-yŋ（近、榮）、-yʔ（疫）及 -ø（所、助）、-øŋ（用、中）、-õ（全）、-øʔ（缺）等。早期莆田音系有 -i、-y、-u 三個高元音，其中 -i、-u 可作主要元音與介音，-y 卻只能當作主要元音，-y 介音的位置成為音系中的空缺。這樣的音系特點保留在閩東北片福鼎縣內的澳腰莆田方言島，澳腰方言大約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是被福鼎桐山話及閩南話包圍的小方言島，（陳章太、李如龍 1991: 459-471）其音系有由前圓唇元音 -y、-ø 為主要元音組成的韻母，但卻沒有 -y 介音。

我們把各區方言 A、B 兩組例字相比如下：

		閩南西片方言		一般閩南	現代莆仙		早期莆仙	
組別	例字	龍巖	漳平	漳廈泉	莆田	仙遊	莆田 1912	澳腰
A-1	倚	ʔkia	k'ia ²	k'ia ²	k'yp ²	k'ya ²	k'io ²	k'ia ²
	靴	ɰhiua	ɰhia	ɰhia	ɰhyɔ	ɰhya	ɰhiɔ	ɰhia
	艾	ŋiuã ²	ŋiã ²	hiã ²	hyɔ ²	hya ²	hiɔ ²	hiã ²
	罔	ɰkiuã	ɰkiã	ɰkiã	ɰkyɔ	ɰkyã	ɰkiɔ	ɰkiã
A-2	外	ɰgiua	ɰgia 外面 ɰgua 出外	gua ²	kua ²	kua ²	kua ²	gua ²
	倚	giua ²	ɰua	ɰua	ɰua	ɰua	--	ɰua
B	紙	ɰtsua	ɰtsua	ɰtsua	ɰtsyɔ	ɰtsya	ɰtsio	ɰtsia
	線	suã ²	suã ²	suã ²	ɰyp ²	ɰyã ²	ɰiɔ	siã
	煎	ɰtsuã	ɰtsuã	ɰtsuã	ɰtsyɔ	ɰtsyã	ɰtsiɔ	ɰtsiaŋ
	換	ɰŋuã	ɰŋuã	uã ²	yɔ ²	yã ²	iɔ ²	--

上表呈現諸多訊息。A 組字可分為兩類，A-1 類閩南讀-ia/-iã韻母，A-2 類閩南為-ua 韻母。B 組字閩南皆是-ua/-uã韻母。現代莆仙話除 A-2 類讀-ua 韻母外，其餘兩類都讀-yɔ或 -ya/-yã。莆田 1912 音系與澳腰方言則是 A-2 類讀-ua，其於為-iɔ/-iõ或-ia/-iã。

首先，把焦點放在莆仙方言。早期與現代莆仙方言 A-2 類字皆非常一致，都讀-ua；A-1 與 B 類字不分，現代莆仙話的-y 介音讀法原為-i 介音，是因圓唇元音影響而出現，澳腰話演變與現代莆仙不同，介音-i-不變，元音展唇化。莆田方言的變化如下：

A-1、B 類字： iɔ/iõ (莆田 1912) → yɔ/yõ → yɔ/yõ → yɔ (莆田)
 ↘ ia/iã (澳腰)
 A-2 類字： ua (莆田 1912) → ua (莆田、澳腰)

因此，若撇開晚近的音變，我們可以把莆仙方言 A-1 與 B 類字的介音「還原為」-i-介音。

第二，莆仙與閩南方言的介音比較為下表：

組別	聲母	閩南西片方言		一般閩南	閩東	
		龍巖 城關	漳平 永福	漳廈泉	莆仙 1912	莆田
A-1	舌根	iu	i	i	i	i > y
A-2	舌根 及零聲母	iu	u / i	u	u	u
B	非舌根 及零聲母	u	u	u	i	i > y

首先，三類字中，A-2 類字的介音對應最突出，雖然一般閩南與莆仙都是-u-介音，但在閩南西片方言卻有特殊現象，龍巖城關讀-iu-介音，永福話「外」字則同時有一般閩南的-u-與少見的-i-兩種介音。由此可知現代莆仙話的-y-介音與閩南西片方言的-iu-介音是不同層次，成因也不同。另外，A-1 與 A-2 的區別也很有意思，龍巖城關話兩類不分，但在一般閩南話與早期莆仙方言，A-1 為-i-介音，A-2 卻是-u-介音，這說明龍巖城關舌根音聲母及少數零聲母字的-iu-保留了早期的閩語現象；永福話 A-2 的「外」有-i-、-u-兩種介音的讀法，分別保留-iu-介音的一個成份。最重要的是，A 類字反映的-iu-並不等於現代莆仙方言的-y-。

最後，我們再加入閩東方言材料一起比較：²¹

²¹ 福鼎語料出自縣志；福清語料出自馮愛珍（1993）。

		閩南西片方言		一般閩南	早期莆仙	閩東	
組別	例字	龍巖 城關	漳平 永福	漳廈泉	莆田 1912	福鼎	福清
A-1	倚	ʔk'iua	k'ia ²	k'ia ²	k'io ²	k'ia ²	k'ia ²
	圀	ʔkiuã	ʔkiã	ʔkiã	ʔkiõ	ʔkiaŋ	ʔkiaŋ
A-2	外	ɕgiua	ɕgia 外面 ɕgua 出外	gua ²	kua ²	ŋia ²	ŋia ²
	倚	giua ²	ʔua	ʔua	--	-- ²²	ʔai
B	紙	ʔtsua	ʔtsua	ʔtsua	ʔtsio	ʔtsia	ʔtsia 紙人 ʔtsai 粗紙
	線	suã ²	suã ²	suã ²	ʔiõ	ʔsiaŋ	ʔsiaŋ

介音比較爲：

		閩南西片方言		一般閩南	早期莆仙	閩東	
組別	聲母	龍巖 城關	漳平 永福	漳廈泉	莆仙 1912	福鼎	福清
A-1	舌根	iu	i	i	i	i	i
A-2	舌根 及零聲母	iu	u / i	u	u	i	i / φ
B	非舌根 及零聲母	u	u	u	i	i	i / φ

A-1 類字閩東、閩南、早期莆田皆讀-i介音，而閩東話 A-2 類「外」字讀-i介音，與閩南、早期莆田讀-u介音不同，永福讀法同時表現閩東與閩南兩種類型。從 A-1 與 A-2 上推，共同源頭是-iu-最容易解釋，龍巖城關話 A 類字保留早期的語音特點與音韻間架。閩南話 B 類字讀-u介音，早期莆田與閩東方言皆爲-i介音，這樣的對應也能說明共同源頭是-iu-。A-2 組的「倚」與 B 組的「紙」，閩東方言一般讀無介音的-ai 韻母，是另一種表現。

透過上述三項比較，說明龍巖城關話的-ia與-iaũ韻母反映了閩語的早期階段，表現出閩語早期的語音現象。此外，龍巖閩南話內部還有另一項證據證明，上述A-1 組的

²² 福鼎話說「靠」k'o²。(陳章太、李如龍 1991: 57)

「艾」、「蟻」二字，龍巖適中話分別讀 sua^2 、 sua^3 ，²³「艾」、「蟻」是疑母字，閩南西片方言多數讀 η -，聲母仍有鼻音痕跡，龍巖城關話二字的 $\eta iu\tilde{a}$ 形式是適中話的前身，也是廈漳泉閩南話 $hi\tilde{a}^2$ 、 $hi\tilde{a}^3$ 讀音的演變源頭。廈漳泉閩南話「艾」是 $\eta iu\tilde{a} > h i u \tilde{a} > h i \tilde{a}$ 、「蟻」為 $\eta i u \tilde{a} > h i u \tilde{a} > h i \tilde{a} > h i a$ ，差別只在於鼻化是否丟失。適中話的演變較複雜，過程是： $\eta i u \tilde{a} > h i u \tilde{a} > h i u a > s i u a > s u a$ ，分別出現聲母顎化及韻母丟失-i成份兩種變化。若沒有經過 $i u a$ 階段，適中話就不會出現顎化聲母s-搭配- $u a$ 韻母的讀法，而現代閩南話「艾」、「蟻」二字也不會有 $h i a$ 、 $s u a$ 讀音的對立。舌根聲母k-、k'-、h-三者，擦音似乎較塞音更容易顎化，閩西連城客語曉匣母及部份溪母讀擦音的細音字都顎化變為舌葉音，演變是 $h i - > \zeta i > \zeta i -$ ，清流客語也有一部分的擦音字已經顎化，但不論是連城或清流，讀塞音的見、溪、群母字都沒有顎化，仍讀舌根聲母k-、k'-(藍小玲 1999: 16) 這也說明為何適中話只有「艾」、「蟻」二字顎化，其他讀塞音k-、k'-的字都沒有顎化，因為「艾」、「蟻」聲母早已變為h-。其次，一般閩方言以高元音-i、-u起首的零聲母字在閩南西片方言會增生濁音g-，永福話「倚」 $^{\circ} u a$ 卻沒有變化，仍讀零聲母，是永福音系中的「例外」，很可能是永福發生濁音g-增生時，「倚」字的介音並不是-u或-i-，而是-y-，所以沒有發生音變。²⁴

龍巖的- $i u a$ 與- $i u \tilde{a}$ 韻母不容易用受外部方言影響而出現來解釋，因為與龍巖閩南話相鄰的閩西客語都沒有-y元音或介音，而且只在舌根~喉部聲母後出現「接觸後產生的韻母」也很難令人信服。閩南西片方言舌根~喉部聲母有易保留-u介音的特性，- $i u a$ 、- $i u \tilde{a}$ 韻母只出現在舌根~喉部聲母後應與此相關，因處在此環境下，故完整保留了早期的介音。

或認為共同起點是古老層次，就時間來看應與上古音相映，龍巖城關讀- $i u a$ 與- $i u \tilde{a}$ 的字多為上古歌、祭、元部字，但要認定歌、祭、元部為- $i u a$ 與- $i u \tilde{a}$ ，只就方言材料顯然不足。事實上我們的討論並未涉及上古的《詩經》以及諧聲材料所代表的意義。閩語的形成過程複雜，須考慮歷代移民與地理擴散所帶來的影響，閩語各層次與文獻的連結不應似是而非，歷史文獻的本質尚待說明，共同起點的重建仍應以現實方言為優先考量。因此我們保守的採取以真實閩方言為基礎的比較工作，推測材料可即的共同起點，在文獻背後的語音性質弄清之前，暫時不把起點與歷史斷代連結。介音-iu-也不一定是閩語史上最古老的形式，而是根據現有的方言材料所能得出的最早階段而已。上古歌、祭、元部字一般認為是-i介音，Norman (1981) 替「蛇」、「紙」、「倚」、「寄」等同源詞擬構原始形式為* $i a i$ ，圓唇性質的元音使介音出現合口成份-u或發展為-y-是常見的語音演變。另外，文獻記錄了這批同源詞在上古讀-i介音的類型，有的方言表現出別的介音類型，也

²³ 語料出自筆者 2010 年 8 月的田調資料。

²⁴ 永福話經過*-e>-ie>-ia音變而讀-ia韻母的假、梗攝字也不增生聲母g-，零聲母字增生濁音時，這些假、梗攝字仍未出現-i介音。(陳筱琪 2010) 可見永福具演變條件但不發生g-聲母增生的字都有條理可尋。

是有可能的現象。

4. 結語

龍巖城關話因為地處閩客過渡地帶，其韻母系統的歷史演變呈現「聚變」(equilibrium) 特徵，分別是：1)入聲韻尾的弱化速度大於陽聲韻尾；2)曾有過舌葉音；3)-e、-ε元音前皆增生-i-介音；4)-ue 韻母逐步丟失-u-介音；5)曾梗攝輔音韻尾前移成-n/-t；6)止攝讀舌尖元音-ɿ；7)模韻讀-u，舌尖塞擦音、擦音讀-ɿ；8)蟹攝與山攝開口二四等出現高化。而又因龍巖話的語音基底為漳州話，所以系統中也出現「裂變」(punctuation) 特質，主要是：1)山臻攝合口字舌尖聲母讀-ĩ、其他聲母讀-uĩ，顯示核心閩南合流為一類的字早期有不同來源；2)舌根音有-ia、-iuã韻母，反映了閩語內部的早期現象。龍巖話雖面臨閩西客語的強烈衝擊，但出自閩語內部的語音特質仍然牽制了龍巖話的韻母演變方向與方式。

一般認為混合性質的方言受到外部方言的影響，音系特色通常無法代表早期現象，但從龍巖話韻母系統的演變可知，雖然其有許多客語色彩，但也有來自閩方言的語音現象，混合方言的特質是存古還是創新，不能輕易概括而論。莆仙與龍巖皆是混合型閩南方言，分別位於福建閩語區東、西兩側，莆仙話是泉音底層添加閩東話特點的閩南方言，龍巖話則是漳音底層疊加客語色彩的閩南話，二者的混合「方式」與「成份」皆不同，但卻有相似的音系變遷，可見閩南底層的穩固與影響力。

引用文獻

- Branner, David Prager. 1999. The Classification of LongYan , *Issues in Chinese Dialect Description and Classification*, ed. by Richard VanNess Simmons. 36-83.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15
- . 2000.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ology, The Classification of Min and Hakka*,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New York
- Chang, Kuang-yu (張光宇). 1986. *Comparative Min Phon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Crowley, Terry.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xon, R.M.W. 1997.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London: Cambridge press.

- Fox, Anthony. 1995.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man, Jerry L (羅杰瑞).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35-73。台北：中央研究院
- 王咏梅. 2002. 〈龍巖城關話的語音特點〉, 《龍巖師專學報》20. 5: 54-57。
- 北大中文系. 2003. 《漢語方音字彙》。北京：語文出版社。
- 朱曉農. 2008. 《方法：語言學的靈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江敏華. 2003. 《客贛方言關係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 李如龍. 1997. 《福建方言》。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 . 2001. 《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 呂嵩雁. 1999. 《閩西客語音韻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吳瑞文. 2007. 〈共同閩語**iai* 韻母的擬測與檢證〉, 《臺大中文學報》27. : 263-292。
- 林倫倫、林春雨. 2007. 《廣東南澳島方言語音詞彙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林 濤、王理嘉. 1992. 《語音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林連通. 1993. 《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侯精一. 2002.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馬重奇. 1994. 《漳州方言研究》。香港：縱橫出版社。
- 張光宇. 2006. 〈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階段性〉, 《中國語文》313. 4: 346-384。
- . 2008a. 〈漢語方言的魯奇規律：現代篇〉, 《語言研究》28. 2: 8-16。
- . 2008b. 〈漢語方言的魯奇規律：古代篇〉, 《中國語文》325. 4: 349-361。
- . 2010. 〈閩方言：音韻篇〉。台北：中央研究院閩語卓越營講義。
- 張振興. 1984. 〈福建省龍巖市境內閩南話與客家話的分界〉, 《方言》23. 3: 165-178。收入郭啓熹《龍巖方言研究》，頁 178-201。
- . 1992. 《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郭啓熹. 1996. 《龍巖方言研究》。香港：縱橫出版社。
- 陳章太、李如龍. 1991. 《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陳筱琪. 2010. 〈漳平永福閩南話的音系演變〉, 《清華中文學報》第 4 期。
- 陳寶賢. 2003. 〈閩南漳平方言的“仔”化變調〉, 《語言學論叢》第 28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 . 2008. 〈閩南漳平（溪南）方言的連讀變調〉, 《語言學論叢》第 37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 馮愛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社。

- 楊秀芳. 1982.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台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羅志海. 2000. 《海豐方言詞典》。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
- 戴黎剛. 2007. 〈莆田話新約全書附詩篇(1912年)所見音系〉,《中國語文》316. 1: 35-45。
- 藍小玲. 1999. 《閩西客家方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上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3. 《上杭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永定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 《永定縣志》。福州：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仙遊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 《仙遊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長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3. 《長汀縣志》。鄭州：三聯書店。
- 莆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 《莆田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連城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3. 《連城縣志》。北京：群眾出版社。
- 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6. 《廈門方言志》。北京：語文學院出版。
- 福鼎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2003. 《福鼎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龍巖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3. 《龍巖市志》。福州：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陳筱琪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r94121017@ntu.edu.tw

Equilibrium and Punctuation — The Sound Change in the Rime System of Longyan City Southern-Min Dialect

Hsiao-Chi Che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presentative of the west branch of Southern-Min, the Longyan (龍巖) city dialect exhibits a phonetic system that has undergone a major transition from Southern-Min to Hakka. This phonetic evolution has contributed to a transitional status that differentiates Longyan from the core Southern-Min dialects such as those of Amoy (廈門), Zhangzhou (漳州), and Quanzhou (泉州). Particularly, the rime system of the Longyan dialect shows an equilibrium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rough interactions and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phonetic systems of Southern-Min and Hakka. On the other hand, the Longyan dialect has undergone punctuation as well. While this mutational process evidences its lineage from proto-Min, the phonetic system of Longyan shows difference from modern Southern-Min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imes -iua and -iuã, which appear exclusively after velar initials. This comparison between Longyan and core Southern-Min provides important material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Min. Furthermore, the evolution of rime system in the Longyan dialect also illustrates that although the dialect has been faced with great assimilative pressure from Hakka, the direction and mechanisms of sound mutation is still checked by certain impervious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from Min.

Key words: equilibrium, punctuation, comparative method, Min-Hakka contact